

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代表作

②

日本第二十二届小学馆文学奖获奖作品

风与树的歌

安房直子

著 彭懿

译

凄美而魅幻、伤感而温馨的幻想小说经典、宛若现代版格林童话



KAZE TO KI NO UTA

© NAOKO AWA 1972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2 by JITSUGYO NO NIHON SHA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, TOKYO.

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代表作②

风与树的歌

安房直子 著

彭 懿 译

责任编辑 周 晴 彭 懿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易文网: 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889 × 1194 1/24
印张 6 5/6 插页 5
字数 110,000
2004年3月第1版
2004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 - 10,000

网址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ISBN7 - 5324 - 6019 - 3/1·2176 定价: 17.00 元

目 录

狐狸的窗户 1

花椒娃娃 15

天空颜色的摇椅 35

鼯鼠挖的深井 53

鸟 69

雨点儿和温柔的女孩 89

夕阳之国 107

谁也不知道的时间 129



狐狸的窗户

桔梗花异口同声地说：

染染你的手指吧，再用它们搭成一扇窗户。

我采了一大捧桔梗花，

用它们的浆汁，染了我的手指。然后，喂，你看呀——







畏了。

可是,那里吹着让人心旷神怡的风,桔梗花田一直延伸到天边。就这么返回去,未免有点让人觉得惋惜了。

“就稍稍歇一会儿吧!”

我在那里坐了下来,擦去汗水。

就在这时,有一团白色的东西,刷地一下从我的眼前跑了过去。我猛地站了起来,只见桔梗花“刷刷”地摇出了一条长线,那白色的生灵像个滚动的球似的,向前飞跑。

没错,是一只白狐狸。还是个幼崽。我抱着长枪,在后面紧追不舍。

不过,它速度之快,就是我拼死追也追不上。砰,给它一枪打死倒是简单,但我想找到狐狸的老窝。那样,我就能逮住里面的一对老狐狸了。但小狐狸跑到了一个稍高一点的地方,我还以为它突然钻进了花里,它却就此消失了。

我一下子愣住了,简直就仿佛看丢了白天的月亮一样。真行,硬是巧妙地把我给甩掉了。

这时,从后面响起了一个怪里怪气的声音:

“欢迎您来!”

吓了一跳,我回头一看,身后是一家小店,门口有块用蓝字写的招牌:

印染·桔梗屋

在那块招牌下面，孤单地站着一个人，系着藏青色围裙，还是个孩子的店员。我顿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（哈哈，是方才那只小狐狸变的！）

我心里觉得好笑极了，好吧，我想，我就假装没有识破，逮住这只狐狸吧。于是，我强挤出一脸笑容说：

“能让我歇一会儿吗？”

变成了店员的小狐狸甜甜地一笑，给我带路：

“请，请。”

店里面没铺地板，泥土地上摆着五把白桦木做的椅子，还有一张挺好看的桌子。

“挺不错的店嘛！”

我坐到了椅子上面，摘下帽子。

“是吗，托您的福了。”

狐狸恭恭敬敬地端来了茶水。

“叫染屋，那么，染什么东西呢？”

我带着半是嘲笑的口气问道。想不到，狐狸出其不意地把桌子上我那顶帽子抓了起来，说：

“什么都染。这顶帽子就能染成漂亮的蓝色。”

“真——不像话！”



我慌忙把帽子夺了回来。

“我可不想戴什么蓝色的帽子！”

“是这样啊，那么……”

狐狸从我的上身看到下身，这样说道：

“这条围脖怎么样？还是袜子？裤子、上衣、毛衣都能染成好看的蓝色啊！”

我脸上显出讨厌的神色。这家伙，在说什么呀，人家的东西怎么什么都想染一染呀，我发火了。

不过，大概人和狐狸一样吧，狐狸一定是想得到报酬吧？也就是说，是拿我当成顾客来对待了吧？

我一个人点点头。我想，茶都给倒了，不染点什么，也对不住人家啊。要不就染染手绢吧，我把手往兜里伸去，这时，狐狸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：

“对了对了，就染染你的手指吧！”

“手指？”

我不由得怒上心头：

“染手指怎么受得了？”

可狐狸却微微一笑：

“我说呀，客人，染手指可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啊！”

说完，狐狸把两手在我眼前摊开了。

白白的两只小手，惟独大拇指和食指染成了蓝色。狐狸把两只手靠到一起，用染成蓝色的四根手指，搭成了一扇菱形的窗户。然后，把这个

窗户架到了我的眼睛上。

“喂，请朝里看一眼。”

狐狸快乐地说。

“唔唔？”

我发出了不感兴趣的声音。

“就看一下。”

于是，我勉强朝窗户里看去。这一看，让我大吃一惊。

手指搭成的小窗户里，映出了一只白色狐狸的身姿，那是一只美丽的雌狐狸，竖着尾巴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。看上去，宛如在窗户上贴了一张狐狸的画。

“这、这究竟是……”

我由于过度吃惊，竟发不出声音了。狐狸只说了一句：

“这是我妈妈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被‘砰——’地打死了。”

“砰——是枪吗？”

“是，是枪。”

狐狸的双手轻轻地垂了下来，低下了头，没发觉自己的真面目已经暴露了，不停地说了下去：

“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想再见到妈妈。哪怕就是一次，也想再见到死去的妈妈的样子。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人情吧？”

我连连点头称是，心想，这话怎么越说越悲伤了？



“后来，仍然是这样一个秋日，风呼呼地吹，桔梗花异口同声地说：染染你的手指吧，再用它们搭成一扇窗户。我采了一大捧桔梗花，用它们的浆汁，染了我的手指。然后，喂，你看呀——”

狐狸伸出两只手，又搭起了窗户。

“我已经不再寂寞了。不论什么时候，我都能从这扇窗户里看到妈妈的身影了。”

我是彻底被感动了，不住地点头。其实，我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
“我也想要这样一扇窗户啊！”

我发出了孩子一般的声音。于是，狐狸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

“那样的话，我马上就给您染吧！请把手在那里摊开。”

我把双手搁到了桌子上。狐狸把盛着花的浆汁的盘子和毛笔拿了过来。然后，用蘸满了蓝水的毛笔，慢慢地、细心地染起我的手指来。很快，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就被染成了桔梗的颜色。

“啊，染好了。您快点搭成一扇窗户看看吧！”

我的心怦怦直跳，搭起了一扇菱形的窗户。然后，忐忑不安地把它架到了眼睛上。

于是，我的那扇小窗户里，映出了一个少女的身姿，穿着花样的连衫裙，戴着一顶扎有缎带的帽子。这是一张我似曾见过的脸。她眼睛下面，有一粒黑痣。

“唷，这不是那孩子吗？”

我跳了起来。是我过去最最喜欢，而现在再也不可能见到了的那个少女呀。



“喂，染手指，是一件美好的事吧？”

狐狸天真无邪地笑开了颜。

“啊啊，太美好啦。”

我想表示谢意，就去摸裤子的口袋，可是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。我就对狐狸这样说：

“真不巧，一分钱也没有。这样吧，我的东西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帽子也行，上衣也行，毛衣也行，围脖也行……”

于是狐狸说：

“那么，请把枪给我。”

“枪？这……”

我有点为难了。但一想到刚刚得到的那扇美丽的窗户，一杆枪，也就不值得惋惜了。

“好吧，给你吧！”

我大方地把枪给了狐狸。

“多谢您了。”

狐狸匆忙鞠了一躬。收下了我的枪，还送给我一些蕈朴^③什么的做礼物。

“请今晚烧点汤喝吧。”

蕈朴已经用塑料袋装好了。

我问狐狸回家的路。什么呀，狐狸说，店后面就是杉树林，在林子里

③ 蕈朴：担子菌类球盖菇科蘑菇。秋天簇生于干枯或砍倒的山毛榉等的树墩上。高约5厘米。菇伞径3—8厘米。表面红褐色。整体布满黏液。可食用。

走上二百来米,就是你那小屋了。我谢过他,就按他说的,绕到了店的后面。在那里,我看到了那片早已熟悉的杉树林。秋天的阳光直泻下来,林子里充满了暖意,静极了。

“啊!”

我禁不住发出了赞叹的声音。本以为对这座山已经了如指掌了,想不到还有这样一条秘道。此外,还有那么美丽的花田、亲切的狐狸小店……我的心情变得好极了,竟哼起鼻歌来了。一边走着,还一边用双手搭起了窗户。

这一回,窗户里下起了雨。茫茫一片,是无声的雾雨。

随后,在雾雨深处,一个我一直深情眷恋着的庭院模模糊糊地出现了。面对庭院的,是一条旧旧的走廊。下面扔着孩子的长筒靴,任雨淋着。

(那是我的哦。)

我猛地记了起来。于是,我的心怦怦地跳开了,我想,我妈妈这会儿会不会出来拾起长筒靴呢?穿着那件做饭时穿的罩衫,头上扎着白色的布手巾……

“哎呀,这可不行噢,乱扔一气。”

我好像听到了这样的声音。庭院里,是妈妈的一块小小的菜园子,那一片绿紫苏^④,显然也被雨淋湿了。啊啊,妈妈会到院子里来摘那叶子吧……

^④ 绿紫苏: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。高约40厘米。叶卵形,有锯齿。初秋开淡紫色小花,呈穗状。果实为球形。叶子、花穗和果实均可食用,气味芳香。绿紫苏为紫苏一种。



屋子里透出了一线亮光。开着灯。夹杂着收音机的音乐,不时地听到两个孩子的笑声。那一个是我的声音,还有一个,是我那死去的妹妹的声音……

唉——一声长叹,我把双手垂了下来。怎么搞的,我竟悲痛欲绝起来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一场大火烧毁了我们的家。这个庭院,现在早就没有了。

尽管如此,可我却拥有了了不得的手指啊!我要永远珍爱这手指,我一边想,一边走在林间的道上。

可是,一回到小屋,我首先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呢?

啊啊,我竟完全无意识地洗了手!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习惯。

不好,当我意识到的时候,已经太晚了。蓝蓝的颜色马上就被洗掉了。不管我怎样用洗过的手指搭成一扇菱形的窗户,从里面只能看到小屋的天花板。

那天晚上,我也忘记吃狐狸送给我的蕈朴了,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。

第二天,我决定再到狐狸家去一趟,重染一遍手指。作为报酬,我做了好些三明治,往杉树林里走去。

然而,在杉树林里怎么走,都还是杉树林,哪里也没有什么桔梗花田。

后来,我在山里找了许多天。稍稍听到了一声像是狐狸的叫声,林子里哪怕是有一团白色的影子闪过,我都会竖耳聆听,凝神朝那个方向

寻去。但是,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遇见过狐狸。

虽说如此,我还是常常会用手指搭成一扇窗户。我想,说不定会看到点什么呢。常有别人嘲笑我,你怎么有这个怪癖?